

## 專題座談

《文化研究》第三十四期（2022年春季）：188-210

勞動、戲劇、書寫：

「前鎮草衙」再造地方認同的實作\*

Labor, Theater, and Writing: Practices to Recreate the Local in  
Qianzhen and Chaoya

洪世謙 整理\*\*

Shih-Chian HUNG

### 前言：再造「前草」與價值創造（發言人：洪世謙）

這次論壇是由西灣學院的前草團隊組成，要談的是關於我們實作的場域：高雄的前鎮草衙地區（後簡稱「前草」）。首先介紹一下為什麼稱為「前草」。高雄的前鎮部落、草衙部落，是位於夢時代再往南過去的區廓，以凱旋四路作為兩邊的分界。1966年前鎮區在「加工出口區設立」、「獎勵舊船進口加工輔導辦法」等國家經濟貿易政策的推動下，拆船業、勞力密集產業在這兩地蓬勃發展，創造出龐大就業市場，吸引大量臺灣外島與中南部農村人口來此工作、定居，並延伸出相關產業與生活產業，使得前鎮區的人口在20年內從5萬多人，大幅增加到20多萬人，在尋求落腳的同時，也成為臺灣最大的違建區。

然而，1980年代起，由於臺灣經濟政策逐漸從加工出口轉向精密科技產業，拆船業則因公安意外頻傳與環境污染問題，促使政府收回拆船碼頭，轉為貨櫃碼頭經營。在巨大的產業轉型衝擊下，原來靠著拆船、廢油業、木業、塑化、漁獲等產業鏈運作，形成的落腳城市，如今產業變遷，

---

投稿日期：2022年1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2月17日。

\* 此次座談是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教育知識在地化與實踐場域全球化—由高雄舊港新灣出發」計畫的部分成果。謝謝多年來一起共學、共營、共創的前鎮草衙在地夥伴們。

\*\* 洪世謙，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教授兼任社會創新研究所所長。

聯絡方式：hungschian@mail.nsysu.edu.tw。

就業機會急遽衰減，這樣的一個落腳城市變成了「鏽區」，成為違建住宅充斥的老舊的部落，面臨的是產業型態落後、人口外移、資源不足、隔代教養等問題，一連串汙名化的過程使這個地方的人對自己缺乏認同。「前草」地區逐漸成為「被遺落的一塊」。

我們團隊稱前草是一個「不山不市」的地方，意指山區和市區都會有很多的資源挹注，而前鎮草衙是一個大家都以為是市區，實際上不是市區，所以想要申請資源都申請不到的地方。但我們在這個地方觀察到勞動的痕跡，看見了在鐵鏽底下，藏著尚待磨光的重要價值。團隊希望可以協助當地居民創造一些可能性，特別是希望這裡的學童能理解自己的社區，唯有回到自身，才會知道未來要往哪裡走，意即我們在做「鏽區認同再生」或說「鏽區價值創造」，並逐步塑造地方品牌與意象。我們處理的課題正是：不山不市老舊社區將如何面對新時代？

我們發現臺灣的教育，由於強調專業導向的學科養成，使我們對於自己生長的地方毫無所悉，我們成了「故鄉的異鄉人」。我們能細數外國城市如何的美好進步，但對於自己生長的土地，卻看不到它們所蘊含的價值。所以團隊介入之後，帶出的課題便是如何改善自身缺乏認同的問題，如何讓前草地區的居民、學童，對於自身的過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進而產生自我認同？因此，我們的工作希望通過地方故事與地方歷史的採集、彙整、再脈絡化，進行地方故事的轉譯，進而實現價值創造或價值重建。

我們是以八個創「一、」為方法論，分別是「創議」、「創異」、「創譯」、「創意」、「創藝」、「創逸」、「創憶」、「創益」。「創議」意味著捲動和組織地方，創造議題，讓更多的人發現並參與社區議題的討論。「創異」是創造差異與特異，發掘前鎮草衙的特色與特異性。在前面的基礎上，於是我們可以對地方的知識、歷史與故事進行轉譯，即為「創譯」，並因此能創造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實現「創意」。而我們介入社區的方式，不論是先前的組織或是之後的展演，藝術介入都是不可少的一環，即為「創藝」。

換言之，地方故事的採集與轉譯，既作為藝術介入的內容，也作為最

後的成果（例如戲劇《前鎮草衙我家的事》）。而這一整套方法論：挖掘議題、重探差異、轉譯價值、創造意義、藝術介入，則使得我們創造一條德勒茲（Gilles Deleuze）意義下的逃逸線（line of flight），即跳脫傳統的思維與框架，不再以單一和固定的視角看待事物。放在前草的例子，則意味著不再僅以發展、致富、效率這類線性的進步觀看待現今的前草，它同時也是一項解碼的工作，拒絕目前任何對前草的標籤，此為「創逸」。

在上面的六個基礎上，在地的人以及我們，能夠對前草這塊土地獲取不同的視角、情感與記憶，則為「創憶」。最終，奠基於深刻挖掘的在地故事與特色，以及各類文化活動或藝術介入，因此創造了這地方的價值，不論是商業利益或者是更高度的認同感、地方感與參與感，都是對社區的「益處」，也就是能實現一種共生的善循環，此為「創益」。

綜言之，我們在這裡主要有四個工作，第一是對於在地居民的訪問與生命故事採集，進行社區的組織及擾動。第二是將我們所採集的故事，藉由團隊的六大工具（戲劇、遊戲、書寫、漫畫、影像、工藝），將史料轉譯為中小學可以使用的共備教材。第三則是希望由此讓學童重新認識自己所居住及生長的地方、認識自己祖父母、父母的故事，並因此更認識自身、肯認自身，最終對地方產生認同、參與公共事務。第四，藉由這些在地方挖掘的故事以及組織串連，希望可以逐步地建立前草的地方品牌，吸引更多的店家和年輕人，共同經營前草這個品牌，建立在地社區的循環永續。

必須附帶說明的是，我們團隊的社區實踐是伴隨著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的執行，它有個核心價值，即一方面橋接大學端與在地中小學，促進教育創新與永續；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透過挖掘在地故事，將這些被忽視、被貶抑的故事再脈絡化，進行轉譯與價值創新，使這些故事能成為國中小的在地共備教材，落實教育知識在地化。換言之，彎腰、蹲點、深耕、參與、組織等是大學社會責任必要的工作，甚至是最關鍵的養分。

而教育或社區永續，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理解。第一，大學生如何橋接地方社區的學員，尤其國中小學的學童？這當然涉及學校本身的課程改革，我們希望會有越來越多老師願意帶學生進到社區，這是關於永續的第

airiti

一個部分。第二，我們的團隊成員之間如何永續？我們會找年輕老師跟博後一起做這些事，這部分確實需要學校的獎勵政策，鼓勵感興趣的老師可以共同參與。例如我們本來是四個老師變成八個老師，現在還增加了四個博後。第三，其實我們從來不是想要「幫助」社區，而是希望社區成員長出自己的力量，對於自己所在的地方可以勾劃他們的想像藍圖。畢竟團隊終究會退場，然而團隊如何以現在的資源和人力，攪動、捲動、發掘、組織更多本來就對地方議題感興趣的人，繼之可以成立跨域的連結平臺（願景聯盟），才是可長可久之計。之後即便我們不再主導相關活動，也仍是整個跨域平臺的成員，而將行動主體轉移至這個地方的年輕人與原本的地方工作者等社區夥伴，可使社區成員成為真正的行動主體。例如我們團隊以「前草創生活節」為途徑，其實就是希望創建跨域平臺，讓想要對這個地方進行改變的人，透過這個活動，找到可以發揮的方式與舞臺，可以有機會構畫他們希望在這裡辦什麼樣的活動、引發什麼樣的社區改變？以此回應大學如何介入社區、團隊之間成員的永續問題，還有如何搭建平臺、讓社區的人可以自己長出力量，或是以增幅（amplify）的方式讓地方的人可以持續耕耘。

接下來，楊士奇老師首先會由「大學如何進入地方」這個角度，帶我們回顧、了解中山團隊最初在進入前草時的起心動念、我們的理念，以及在觀察、體認前草的勞動風情後，我們開採地方DNA、陪伴地方成長、擷取意義與價值時所採用的方法論。士奇是我們當年進入前草的第一批、第一線的老師之一，他將會談到團隊接觸地方的過程與省察，包括接觸該地區的國中生，乃至於與地方人士互動、交往，因而提出一整個計畫構想的歷程以及我們團隊對於深化地方文化的期待。士奇將指出，前草是個充滿勞動故事的地方，這些勞動不是只有勞累、體力活而已，也不是只有生產經濟產值的功能，而是有它們開創的面向。這些開創生命價值與意義的勞動，對於當代逐漸受科技支配、左右的人們思考自己存在處境時，有很重要的啟示。再來，士奇也會談到對於地方故事的採集與轉譯，以及如何將地方知識引入素養教育的方法。這些方法與工具都極具實作的特性，也都提出對於當前教育困境的反思與針砭。

再來李至昱博士將說明我們如何將採集到的故事，以「戲劇」的方式轉譯學科知識，讓學童透過戲劇認識在地故事。當初的發想是，這個地區由於隔代教養、經濟弱勢等問題，有許多長期受到忽略的學童，他們對於自己常常比較缺乏自信。經由參與戲劇、肢體與表演的訓練，站上衛武營的舞臺，他們開始發現有人關注到他們，也開始關心自己、關心同儕、關心社區事務，甚至經由戲劇，對自己有新的肯認，開始可以成爲一個他們沒有想過的人。這也是我們當初進到場域，希望能夠處理認同的問題，並因此能創造、重估地方價值。至昱將以「共通體」(Community)的角度理解學童們的轉變。我們這個團隊進到前草，其實有好幾層共通體的意涵，除了我們這個團隊來自不同的學科領域所形成的跨領域共通體外，也包括我們來到前草後，我們與前草的社區夥伴，因爲有些共同的期盼和想像，因此又形成了另一層共通體。我們之間、學童之間彼此合作了這齣戲，又是另一個共通體的形式。

前兩位講者聚焦於教育場域，士奇是放到大學端的社會實踐，至昱則是放在國中生透過參與戲劇，改變對自身及對社區的認同。第三篇則是六大工具中的「書寫」，黃郁晴老師將討論女性書寫，將焦點放到社區居民，爲我們介紹她挖掘到的在地長者的故事，尤其是往往被忽視的女性、女工；她們在家庭、社區和孩童間，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卻也往往是無聲的角色。我們會特別關注女性書寫，是因爲加工出口區就設立在前鎮，這一區是臺灣重要的移工與女性勞動場域，同時也是中低階層的勞動組成。女性在這個地方的勞動角色不輸男性，是起家、養家、持家的主力，也是地方家庭生計的主要來源之一，然而女性在勞動與家庭的角色往往受到忽略。郁晴老師將引用諾哈(Pierre Nora)的觀點，這也讓我想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談的《柏林童年》(*Berliner Kindheit um neunzehndert*)。班雅明在1938年，即他自殺不久前，回憶起1900年代的童年，那些玩具、拱廊、電話機、市場，都接近郁晴想談論的，從生活樣貌中纏繞出的記憶。郁晴會提到的電視劇、家庭手工、涼水攤、家庭照護等，也牽連起一條60年代女工的生命「微」度。

第四篇文章，游銘仁老師談青年返鄉創業，剛剛提到我們很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重構在地認同，青年如何願意返鄉也值得我們關注，畢竟只有更多在地年輕人願意投入地方公共事務，地方議題的捲動和組織才能永續。銘仁的研究與教學是以創造力、社會創新與創業為主；團隊也特別借重銘仁在這方面的專長，協助團隊開設或規劃與設計跨領域場域實踐課程，例如地方品牌與文化行銷、創業講堂、創旗山合宿共學等。這些課程都是以學習者參與的授課方式為基礎，由團隊不同專業背景的老師帶領學生進入社區，透過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做中學，讓學生發揮同理心和警覺力（alertness），辨識機會，並運用創意、創新能力與創業精神，結合自身的專長與在地的特色和資源，探索和思考可能的社會創新或創業機會。近來，銘仁老師特別關注青年返鄉創業的議題，想要了解青年究竟是出於什麼動機想要返鄉創業，創業過程中又會遇到什麼困難或阻礙，他們又如何發揮創意，活用手邊資源予以克服。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有助於前草團隊規劃和籌組「前草青年合作組織」，以捲動更多的前草青年。

第五篇文章，吳亦昕老師將談她如何以「戲劇」轉譯地方知識，包括我們另外一位博後洪筱婷博士，也是以戲劇作為介入地方的媒介。關於物件、口述歷史與女性書寫，我們團隊的賴奇郁博士，也同樣有豐富的田野資料。由此我們可以更詳盡地知道如何採集地方故事，並以「遊戲」、「書寫」、「戲劇」等方式介入地方並進行價值轉譯、建立學童們的在地及自我認同。

## 大學如何與地方交往？以中山大學與「前草」地區為例（發言人：楊士奇<sup>1</sup>）

我會用一個展開的角度去談我們的計畫，也讓接下來的與談人可以在這個架構下繼續跟各位談他們的主題。我們進入社區的基礎，是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教育知識在地化與實踐場域全球化：由高

---

1 楊士奇，現為中山大學社會創新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合聘助理教授。學術專長為哲學，研究方向涉及文化研究與創新、地方文化、社會發展趨勢之倫理議題等。在計畫中主要負責地方文化開採行動之統籌、規劃與執行。聯繫方式：simbaya@mail.nsysu.edu.tw。

airiti

雄舊港新灣出發」。在操作的過程中，不管是由課程走入地方，或是帶地方進入課程，我們的主軸環繞於開闢社會實踐的教學蹊徑、培育能與臺灣社會發展接軌的人才。在計畫理念上，我們以蘊育學子的生活感為核心理念，聚焦在文化培力、深化認同、在地關懷落實等面向，並由在地體現與全球識別這兩個角度著手，分別從生活場域議題、異國文化交流、課程跨域組構等面向進行地方文化實作與國際議題連結，並透過社區議題研究與社區課程實踐，引領學子深入思考與探討，構築新時代的生活世界。

我們的計畫精神與架構可以從四個角度說明：「在地認同培力」、「教育知識在地化」、「西灣學院課程革新」、「國際場域鏈結共創」。我們希望社區的下一代在接受教育知識的過程中，可以培養他們對在地的認同。此外，我們也可以在國際場域上以在地去連結及共創。回到大學的課程端，這樣的素材也可以成為中山大學西灣學院課程的革新，這也回應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第四點：優質教育。

關於我們在計畫中提到的六大工具，這其實是我們慢慢摸索而來的。最早是書寫，後來加上了戲劇、影像、遊戲、工藝、漫畫等，都是我們介入理解地方與展現文化的方式，可以說這六大工具是我們挖掘社區精神的介面，也是我們形成以在地文化為內容、回饋在地的課程教材，甚至是在大學端課程變化上的一個契機。臺灣一直在談優質教育與培力，我當時注意到的問題是，我們太重視「知識」的吸收、學習，卻不注意表達。尤其是臺灣的大學端，我們注意到學生在表達能力上面有所缺乏，往往來自於書寫端教育的不確實。於是在計畫實踐的過程中，透過這六大工具，一方面是我們挖掘場域精神的重要介面，另一方面我們也逐步建立與地方共同教育下一代的在地化教材，現在大約持續了三年，在團隊夥伴的課程內，也漸漸有這個工具性的導入。

我們論述的起點是：人類的「勞動」不是只有「體力活」、辛苦的那一面，同時也有它確認、展現人們自我存在的核心價值，特別是在人們為了自身的生存所需而改變所處環境的行動的這個側面。這包括了人們改變環境的創意與思考、改變環境的各種行動技藝，以及因此連結的社會關

係，創造了文明文化，進一步建構與開創自我與他者的生活世界等。不過，當代的人們愈來愈少意識到自己能夠透過勞動而達成自我實現，特別是在當前所謂的後工業消費時代和數位化的時代，人的存在感很容易由於消費所帶來的盲目追逐而迷失，也由於被科技服務豢養、被科技掠奪既有的生存手段而崩毀。然而，也就是在思考、重新審視當代人存在處境的面向上，重新回溯、談論勞動價值，有其時代的重要性與意義。問題在於，我們怎麼把這些勞動的核心價值凸顯出來？重新塑造、肯認自我的價值，便是我們在前鎮、草衙這塊地方很想要透過大學社會實踐的能量所作的事。我們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前草在地自我認同的線索，不管那樣的認同內容是什麼，我們希望可以在開發場域的同時也建立這樣的認同感。為此，我們努力的方向，便是以在地的文化內容為根本，進行培力，重建在地認同及富涵在勞動中的創業精神，建立勞動價值與工業文化品牌，培力在地人文，進行創新實踐，引入新世代的產業與人力，讓鏽區的認同再生。

當然這個教育創新的變革中，不免面臨課程學生成員流動、參與度不足、計畫經費執行期限等與教育永續相關的問題。目前我們比較實際的對策是在課程中導入踏查和田野。透過社會實踐開拓新的教學場域正是大學社會實踐的目的，我個人的做法是將計畫的成果帶回課程裡，也將開課學生全帶進前草這個實踐場域。然而這樣的作法，面臨的挑戰是課程時段太僵硬無法鬆綁，實踐現場的踏查往往不是三小時能完成，又或者場域之間距離太遠（我們團隊另一個場域在旗山），以及學生、老師是否已具備參與能力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學生參與的意願，也因此這樣的課程不乏失敗的經驗。不過，教育學習、恆久內化改變的路途本來就遙遠，這不僅需要我們自己對理念的內在信心，同時也需要大環境（特別是教育部、學校等）的理解與支持。我們當然不滿足於改變了少數學生（包括地方與大學裡的學生），但我們珍視每一次改變的成果，因為這些成果都會是下一次改變的基礎與契機。



## 從被動到主動的開創歷程：實作中的開創共通體（發言人：李至昱、蔡敦浩<sup>2</sup>）

這次的田野成果分析，是紀錄2019年時，前草團隊進入高雄前鎮的興仁國中，帶著裡面的國中生進入國家級表演中心「衛武營」，演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前草在地故事。當時我擔任執行製作，可以看到學生從一開始徵選、排練到實際進入衛武營演出，過程間的劇烈轉變。從一開始是被老師動員來徵選，到最後竟然主動對該劇承擔責任、積極參與。

前草過去因為拆船業和加工出口區，鼎盛時期吸引許多來自臺灣各地打拚的人到此落腳，這可從短短兩百公尺不到的距離，就有兩間國中觀察出來，一間是「前鎮國中」，另一間是因為人口太多，而另外開設的「興仁國中」。而我們這次主要合作對象便是興仁國中。

根據我們的學校訪談，這裡的家庭組成，大多是弱勢家庭，收入不高、隔代教養、教育資源不足，學生普遍對於自己缺乏自信心與在地認同，因此有嚴重的人口外移。81學年度時，興仁國中還有27個班，但到110學年度，每個年級只剩下1個班。

在與「哲學星期五@高雄」連結的機緣下，有一個能進入衛武營表演的機會，我們便開始連結很多不同的組織，像是中山大學、愛慕劇團、哲學星期五等不同的專業工作者，開始策劃這次的演出，帶這些小朋友進入衛武營演出屬於他們的在地故事——《前鎮草衙我家的事》。我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進行設計，從田野執行到編劇演出等等。在執行過程中發現一個現象，便是這個大劇組的實作中，原本一群對自己沒什麼自信的小朋友，從一開始被動加入到後來主動參與的歷程。以下紀錄與整理的就是這個歷程。

我採用「敘說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透過吳老師對學生進行敘說訪談，以自身學習歷程作為範疇，以及我自己參與的觀察，用敘說民族誌的方式進行研究探索。我們訪談了十幾位學生。

---

2 李至昱，前中山大學科技部HISP計畫博士後研究員。蔡敦浩，前西灣學院院長，現為中山大學社會創新研究所約聘教授。

我將他們的學習歷程歸結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學生剛進來時會有一些被要求的任務，如讀劇、背劇本，從這個階段開始學生就有些不一樣，例如背劇本，有一位何同學分享道：「一開始以為背劇本只是背一背、念一念就好，後來就會發現要背到好、要有情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漸漸發現自己有些門檻必須超越」，因此何同學便對「背」這件事產生興趣。又例如跳舞，林同學被要求要跳舞，他一開始只是跟著編舞跳，後來就發現跳舞並非那麼簡單，不是自己跳得好就可以，在過程中必須觀察一起跳舞的人，彼此協調、配合對方，這樣舞蹈才會整齊好看。

隨著戲劇的準備進入第二階段，許多專業人員都需要進場，因此在工作人員方面無論是音樂、服裝設計、舞臺等都必須不斷修改，來回討論才會符合戲劇的要求；而在學生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王同學覺察到一件事情，他說：「我覺得這次《前鎮草衙我家的事》對我來說是一大挑戰，我以為演戲只是上臺動一動而已，我不知道要花多這麼時間。」所以他必須突破當下的一些狀態，而當他突破後，他就發現他自己變成另一個人；或是林同學，他說一開始他也是被人叫來排戲，但參與到後來，他甚至願意犧牲掉準備月考的時間，投入練習，他的承諾也因此產生一些改變。

第三階段則是進到劇場與實際的演出，在這個階段我們發現，排練到後期時，有些學生會在投入後開始與大家形成感情連結而做出一些改變，如陳同學一開始只是因為喜歡跳舞而加入，後來與大家產生感情，最後會選擇犧牲自己的時間與大家合作，讓這齣戲變更好。又如王同學一開始也只是想進劇場而已，進了劇場後才發現自己也應該要繃緊神經，把自己的角色做好才不會拖累別人。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學生逐漸從漫不經心，到後來變成一個很願意投入的狀態。

《前鎮草衙我家的事》的演出真的是團隊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歷程。這件事情後來我們就使用「實踐共通體」（Community of Practice）進行思考。「實踐共通體」即對某些事物共享關注與熱情的一群人，在持續的共同實踐中，學習讓想像的志業或事物變得更好。這個「實踐共通體」有一個假設：學習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參與的過程，所以在連結實踐的過程

中，個人會與其他人共同生產出一個雖帶有差異卻能彼此同意的方向。這與三個構面有關——「相互投身」、「共同志業」、「共構文本」。「相互投身」是在乎彼此的想法，會將他人的想法視為構成自身的一部分。「共同志業」就是大家會有一個連結，思索彼此都認可的更好的方向；「共構文本」是指互動的過程中會生產出類似像劇本，或我們該怎麼演的對話或想法。透過這些構面我們開始進一步思考這些小朋友如何長出這樣的東西，過程如何創造、流變（becoming）。

我發現幾件事情：一開始進來時，大家會不知道要做什麼，透過導演向大家說明她的期待後，則會形成一個實作的軌跡，當小朋友進到軌跡實作後，他們會開始被迫進入一個必須前進的方向。在過程中，這些學生必須要跟著大家走，但戲劇跟我們一般讀書不一樣，它沒有標準答案，在表演的過程中，會加入自己的想法和對方的想法，這些會不知不覺變成自己的東西，這個階段我稱之為「調創實作」。從一個被動者，慢慢加入自己的想法和肢體，表演開始有自主性，學生不再只是受控於別人給的說法，而是有「我」在裡面，「我」會成爲一個實作的共同創造者，而這則會導致大家關係上的改變。當表演方式或形式不再只是別人的，而是我自己的東西後，開始形成一個共同實踐，我們開始朝一個共同方向，在這過程中就會產生慾望的生成和集體關係的連結。

我稱這樣一個過程爲形成具有共同創造的「開創共通體」。當學習者進入到共通體後，學習者怎麼產生改變，則跟幾個要素有關：「軌跡實作」會讓小朋友可以模仿，但在模仿裡面會有一個創造的過程，而形成「調創實作」。「調創實作」會有一個慾望，使自己突破既有的限制與框架，與其他人共同期盼朝向更好的階段，因而關係會產生一些改變，如此就會形成一個共同實踐的過程。而這個新的階段又會再變成一個大家共同創作的軌跡實作，形成一個不斷循環、短暫但不斷創造的「開創共通體」。

不僅如此，演出之後一年，我們發現一些蠻令人感動的事情，譬如有一位江同學，她開始認識自己的社區，能指出前鎮河在哪裡。第二位是李同學，在一次期末作業中，他選擇做允棟市場的報告。再來就是王同學和

黃同學，他們開始熱衷於演戲，想找跟演戲有關的工作。林同學和王同學更熱衷跳舞。蔡同學原本不太會社交，因為演出過程被迫與人發生連結，他跟其他人的社交方式產生轉變，言談的邏輯更清晰了。以上即是本次歷程的研究的紀錄與發現。

### 家在勞動日常裡：前草女性生命故事中的勞動價值探析（發言人：黃郁晴<sup>3</sup>）

一個好的故事除了可以喚起情感共鳴，也能啟發新的人生意義。我們在整理耆老生命故事中，看到了故事背後透顯的「勞動價值」，並將它發展成我們在前草這個地區的主論述。

親身走進前鎮草衙（前草），以凱旋路為主映照出兩個不同的生活世界光影：夢時代商圈光彩奪目，前草地區卻黯淡無光；一面高樓林立，一面違建聚集。這條路劃開一前一後的城市風景，恰如前鎮草衙的發展縮影，標示著兩個不同的生活時代。

但前草其實繁榮過。前草文史工作者黃瑛明拿出照片，向我們追述這裡繁華的過去，耆老說，當年（1986）大仁宮拆船碼頭沒有發生卡娜莉油輪大爆炸的話，草衙或許風華依舊……這群時代見證者的追憶牽引，讓我們得以窺見過去的前草世界，既有時代意義，也具地方特色；既是相當程度私密、瑣碎、個人的生命記憶，也在一定程度代表當年在此勞動人口的集體記憶。

我們訪談對象主要為高雄前鎮與新草衙較年長的勞動者。這些耆老有男有女，年紀約在六十至八十來歲之間，教育程度普遍低落的他／她們，多在生命最青春之際，不約而同從臺灣各地包括：屏東、臺南、嘉義、雲林、臺中、南投、苗栗等地，甚至離島澎湖來到高雄前鎮、草衙落腳謀生。這群勞動者，當年或為前鎮加工區女工、工人；或為拆船業的工頭、

---

3 黃郁晴，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涉及中國女性文學、地方文化與文學。目前於計畫中執行地方人物生命故事之採集、統整和進行圖文書的創作。聯繫方式：yuchingjudi@gmail.com。

師傅、拆船工、抽油工人；或從事圍繞二者應運而生的日常周邊行業，包括：雜貨店、國術館、賣涼水、廢五金、海產店等，不同的勞力屬性，共同親歷民國五、六十年代前鎮加工區和拆船業最興盛的時期。

雖然說每位受訪者的逐字稿多為個人零碎、片段的生命事件和生活經驗的陳述，不過，統整完所有人的訪談稿後，能大致觀察到這群人的生命故事。他們的敘述「時間」上多繫於生命轉折的階段，且不論男女，對於十幾歲至四十來歲之記憶，以及最近的記憶記得最清楚；「生命事件」的描述多圍繞日常生計，敘事情境上男性較記得工作相關事件，女性則更多圍繞親人和家庭生活的記憶。

我們的訪談對象中，女性佔了三分之一，不同於男性訪談者、敘事者多流轉在拆船工作中的自我形象展演，女性則更多著墨家庭生活的描述，且勞動場所幾乎都穿梭在拆船現場（或周邊）與家庭空間之間，這意味著女性勞動價值無遜男性，甚至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勞力和時間。進一步而言，相較於男性多置入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身分」來暢談生命軌跡，女性則較多從「家庭關係」中的「角色身分」來談人生，而婚姻狀態似乎是一條明顯劃開生命階段的界線。

談及未婚階段時，有不少人會提及身為「長女」的角色責任，放棄學業、離家工作是為分擔家計、照顧家人。有人從家鄉移入前鎮，從農村走入工廠，無懸念地選擇工時長、工資不高，且集體工作和起居的生產線工作。因為工資不高，所以會在下班後兼職打零工；也因為工時長，所以聽她們回憶一些閒暇往事，會聽到在那個還是戒嚴的時代，女工們也愛聽電臺放鄧麗君、鳳飛飛的音樂，也愛看瓊瑤電視劇，放假時還喜歡結伴去前鎮大戲院周邊逛街、吃小吃，這些回憶一定程度上留存1960、1970年代臺灣日常生活和通俗文化的樣貌。如果說在前鎮經濟發展史上，研究者是透過「數據」來說明女性勞動的價值——加工區設立於1966年，到了1977年，在這短短十年中，加工區廠商直接雇用勞工人口數已達近七萬人，其中有85%是女性——而受訪女性則是以青春的記憶，記憶所繫之工作片段、閒暇日常和生活趣味，真摯深刻地把我們帶入那個時代氛圍中。

前草因為有加工出口區、拆船業、遠洋漁業，它事實上一直是面向世界的，但去工業化之後，這個地方成爲一個中下階層的聚集處，缺乏自我認同。但訪談的女性們有很強的韌性與生命力。受訪女性故事中最精彩、最不經意暴露真實自我的生命敘事，主要在步入婚姻階段後的角色轉換。從女力簡姓阿嬤的故事，能看到一個農村少女在特定時空背景的薰陶下，勇於突破、挑戰傳統社會對於已婚婦女「女主內」的角色框架。不止簡姓阿嬤，多數受訪女性在成爲人妻、人母的階段後，生活目標幾乎相同——照料三餐之外，爲了與丈夫一同持家，賺更多的錢，不約而同做起家庭代工，或是自營小吃店、水果攤、涼水攤等，有些甚至同丈夫外出打拼，乃至一天兼職多項工作，比方洗碗工、打雜工或搬運工等。對於這些女性而言，公私領域的界線，在家或離家工作，在當時顯得模糊不清，可以說當時生活氛圍，無分男女，都有強烈的「賺錢」渴望。因此，她／他們把生活願景，投射在日常工作的每分每秒，「家」就在勞動日常裡。

相較另一半，這些已婚婦女對於「理家情感」投入更深。深入追敘的生活細節，能覺察她們在體力上不僅要兼顧家內與家外角色，付出比男性更多勞力；時間上，也幾乎從早忙到晚，甚至當家裡發生突發情況，如孩子或家人生病時，主要照料者也是女性。她們雖「協同一家之主」撐起家庭，但是家庭內部情感維繫、家庭生活運作平順與否，主要仰賴她們的「任勞任怨」。尤其當中一兩位還遭遇另一半外遇，敘事中一方面折射拆船工人高利潤工作背後，不免風流、花天酒地、不顧妻小的私生活面向；另一面也凸顯在那個民風仍保守年代裡，已婚婦女迫於現實，扛起持家重責，自立自強、靈機應變、身兼父職的堅韌形象。

或許是時代和命運使然，又或許是性格使然，受訪女性的生命故事不僅向我們開展一個有別於大歷史的框架，以及男性敘述視角的前草日常風貌，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們展示當時勞動女性落腳於此，歷經生命不同階段的女力氣質——既保有傳統操守，又願意走出傳統女性角色框架。總之，透過前草耆老的生命敘事，讓我們了解屬於這裡的地方感、生活感、時代感，這是一窺當年前草輝煌歷史不容忽略的一扇門。我們認爲過

去生活經驗的累積，會影響個體目前以及未來的價值觀念和態度行為，而個體過去生活經驗的累積則往往受所處社會環境、文化脈絡之潛移默化。而今前草耆老言談中流露出「粗放」的生活底氣，口中侃侃而談的「細膩」工夫技藝，在常人眼裡看似違和，唯有放在草衙人的生活脈絡才顯獨一無二。雖然說這群人的自我追憶不時有空白、錯置和遺忘，但這些生命敘事迷人之處，就像法國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 2012: 28）所言：「記憶所繫之處能夠存在，正是因為其化身變形的能力，其意義不斷地死灰復燃，而其枝節以令人無法預見的方式蔓延發展。」

最後，當前迫切的問題是，隨時代變遷、生命入暮，這群一身記憶與技藝的勞工耆老，如何向下一代訴說繁華過去？勞動的日常，下一代能否「感同身受」上一代打拼的辛勞，共同感知這塊土地的歷史推移，這是我們身為介入地方的觀察者、故事採集者欲試圖解決的課題。我們認為這群勞工男女對前草這塊土地有不同的敘述視角、情感與記憶，這些敘事內容是最迷人的地方故事元素，我們將藉由團隊的六大工具，將其轉譯為中小學可使用的共備教材，目前正進行「繪本圖文書」的文藝創作。

基於「繪本」上至老人下至幼童的閱讀年齡層，圖文交錯的內容特質，很適合跨世代之間「共讀」，我們希望透過繪本創作有效地對地方知識、歷史與故事進行轉譯，達到「創譯」目的，並因此創造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實現故事的「創意」，讓採集到的生命敘事能藉此發酵、擴散。目前故事發想將透過「愛玩樂高船」的小男孩，與「老愛話拆船」的一對祖孫，展開一場跨越世代的「話家常」，在想像和記憶的「開槓」中，尋覓消失的拆船王國，親近匠人精神；故事中同時會帶出阿公的另一半「阿嬤」的敘述線，透過阿嬤牽著孫子從前鎮河畔走回市場內的雜貨店的空間變換，如走入時光隧道，道出從女工到女力持家的生命敘事，在敘述今昔場景的變化中，感受繁華一瞬的一頁臺灣史。期望透過「邊聽邊問」的共讀過程，勾起下一代學童對親人、對地方故事的好奇心，由此重新認識自己所居住及生長的地方、認識自己祖父母、父母的故事，並因此更認識自身、肯認自身，最終對地方產生認同與參與。

## 從青年返鄉創業到建構在地認同（發言人：游銘仁<sup>4</sup>）

根據團隊過去對1960年代來前鎮草衙定居的移民進行勞動者的生命故事調查，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第一，「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究竟可以對地方產生什麼影響？過去幾年，前草團隊利用六大工具（書寫、漫畫、影像、戲劇、工藝、遊戲），將前草「勞動價值」可視化，並透過籌組「前草願景聯盟」，整合前草網絡。更於2020年進一步利用「前草創生活節」形成平臺，串聯在地組織、企業與學校，共創前草地方品牌。於此活動，我們發現在地青年與企業二代參與社區的意願，以及大學扮演後續串連角色的可能性，因此，團隊積極找尋前草在地青年與企業青年接班人，組成「前草青年合作組織」，逐步捲動前草青年，將前草精神延續下去。第二，我們認為除老年人口與孩童外，其中還有一群人非常需要關注，即漂泊在外的「青年」。青年返鄉之後，會需要地方的網路、資源、故事、素材。團隊在前草深耕多年，希望能夠提供返鄉青年一些協助以及陪伴，以計畫的資源提供在地串連的條件，幫助青年返鄉，留鄉扎根，甚至在家鄉開創一番屬於自己的事業。

這幾年「青年返鄉創業」已經變成一個流行詞，產、官、學界都在關注與推動青年返鄉，也有許多媒體報導討論。因為臺灣的人口結構高齡、少子化，加上人口過度集中都市，導致鄉村勞動力短缺和產業衰退，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於是青年返鄉似乎成爲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根據國發會2020年8月公布的報告顯示，到了2070年，臺灣總人口數將減少近三分之一，新生兒出生數將減少超過五成，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則會比現在多出2.5倍；另一方面，臺灣六都人口數高達1,637萬人，也占了全國總人口數近七成左右。受日本「地方創生」浪潮啟發，政府於2019年推出「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開始關注地方議題，在臺灣地方創生計畫提出時，國發會也盤點出134個正面臨「地

---

4 游銘仁，現爲中山大學社會創新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教育研究所合聘助理教授。學術專長爲創造力、社會創新與創業、科技管理。在計畫中主要負責協助團隊開設、規劃設計跨領域場域實踐課程，以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等任務。聯繫方式：mingjenyu@mail.nsysu.edu.tw。



方消滅」危機的鄉鎮區。「你的家鄉會消失嗎？」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也具有政策的急迫性。

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近十年來陸續推動許多計畫鼓勵青年返鄉。從早期農委會的「漂鳥計畫」、「大專生洄游計畫」，文化部的「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教育部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等，一直到2019提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無論中央、地方都開始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鼓勵青年返鄉創業。業界也開始關注這個議題，如聯發科技的「智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鼓勵青年以科技方式解決家鄉問題，並以高額獎金支持青年後續深耕地方。在學術界，為滿足國家整體人才需求，從大學開課的內容、成立的系所、學程與中心可發現，學界也在思考如何透過教育培養青年返鄉的知能，如中山大學甫成立的「社會創新研究所」等，目的之一即是希望提供有意返鄉創業的青年實踐上的協助。

雖然，青年返鄉創業已是各界與媒體重視的議題，但在學術研究上似乎沒有得到相同的關注，檢視「返鄉創業」研究，過去很少針對青年在國內，從就學或工作的地方回到自己家鄉或出生地的創業行為進行研究。所以我們希望填補此一研究缺口，從返鄉創業議題出發，探討青年返鄉創業的歷程。研究結果將可提供相關政策制定修正依據，及大學相關課程設計之參考。本次，則特別聚焦於「資源」的部分，針對返鄉青年回鄉後面對資源稀缺的問題如何克服進行討論。

本研究設定的青年返鄉創業年齡區段為18至45歲，並指在國內某個地方讀書或就業一段時間後，回到自己出生或成長的家鄉創立事業的青年，且通常是從資源條件較豐富的城市回到資源相對缺乏的偏鄉或地方。多數創業者都在資源匱乏條件下力求生存，但返鄉創業者面對的可能更多是資源限制的問題，因為他們選擇返鄉創業的地方多屬於偏遠的弱勢地區，迫使返鄉青年必須利用現有的資源或是尋找新資源來應對新的挑戰。

資源稀缺是多數創業者都會面臨的困境，那創業者要如何克服？一些學者從資源「拼湊」（bricolage）角度進行討論，指出創業者能把他人眼中看起來毫無價值的資源，透過創造力構想這些資源的新用途，以應對挑戰。

這個概念最早由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89）在《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uvage*）中提出，他比較工匠與工程師兩種不同做事思維，指出工匠儘管手邊資源有限，沒有詳細的規劃與設計，也能透過即興創作，將就著運用手頭上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或是重新組合現有資源，拼湊出各式各樣讓人意想不到的作品，這與工程師式的思維不同，當工程師要釘一個櫃子，他會需要專門的工具，而不會使用手邊的資源做出他要的東西。

學者貝克（Ted Baker）借用「拼湊」概念，對創業者和新創企業的資源拼湊行為進行研究，並將其定義為「運用手邊現有資源，以因應挑戰或把握機會」，認為資源拼湊是創業者或新創企業克服資源限制的一個重要策略，在貝克的定義中運用三個重要的核心概念，分別是：就地取材（resources at hand）、將就著用（making do）以及資源重組（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for new purposes）（Baker and Nelson 2005）。因此我們所欲討論的重點是青年在返鄉創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拼湊現有資源？拼湊的內涵為何？另一方面，青年因為歷練少，年紀輕，所以人脈有限，在手邊資源可能近乎沒有的情況下，這些青年的資源拼湊行為是否會呈現不同樣貌？不同類型的返鄉青年是否會有不同種資源拼湊的模式？

為探討上述問題，我們預計採用「多重個案研究」，以前草返鄉創業青年為個案進行研究，希望釐清返鄉創業青年在資源限制下的資源拼湊行為，並進一步歸納出資源拼湊行為的可能類型，期能提出從「拼湊」到「拼創」的意義轉型，進而提供公部門擬定地方創生相關政策，以及預計或正在進行返鄉創業的青年一個可以依循參考的方向，亦可作為大學端課程設計之參考。

## 社區與大學的藝術共創：以「前草」銀座街戲劇為例（發言人：吳亦昕<sup>5</sup>）

大學進入社區做地方創生會有很多「地方創傷」，進入社區並不如想

---

5 吳亦昕，現為中山大學社會創新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台日比較文學、文化轉譯。目前於計畫中擔任前草區協同主持人，負責場域與國際串聯，並擔任多部在地劇場之製作人。聯繫方式：wuyishin@mail.nsysu.edu.tw。

像中的容易，社區內部的交錯層疊，常讓團隊感受到難以道盡的各種滋味。在累積非常多創傷後，當世謙老師提到我們要做一個「前草學派」，我就非常的振奮。首先談到在這裡做的《前鎮草衙我家的事》，是跟興仁國中的共備課程；還有跟鎮陽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的社區劇場《褪色的銀座街》，以及今天我要談的是跟愛慕劇團在銀座街做的環境劇場《十月銀座街》。

前鎮草衙位於高雄港與小港機場的中間點，緊鄰左手邊的亞洲新灣區、前鎮漁港、右手邊的石化工業區，有非常好的地理位置，等於是雙港走廊，看起來是未來發展非常好的地方。中山大學前草團隊盤點地方資源，首先此處的人文地景是參差不齊的，這裡錯落的房子就像是迷宮的存在，有鐵皮屋、豪宅、販厝、透天厝，鄰近大魯閣草衙大型購物中心，遠遠可以看到夢時代。前草因為地理位置與產業發展，落腳和勞動成爲這個區域的特色，並逐漸發展爲具有良好機能的都市區域，主要是農村人口進入到都市後，適應都市化過程的過渡之地。雖然人口移出非常嚴重，但依然有不少移入，目前還是非常好的落腳社區。但這裡有非常多違建，未來可能有居住正義的問題。還有這裡也是非常多勞工的工作地點，雖然我們都說這裡不山不市、缺乏地景景觀，但它有非常美麗的前鎮河，前鎮漁港離海很近。

另外則是不被主流美學認可，但勞動、生活感非常強、秩序雜沓的地方風貌，對前草人來說，他們對這樣的風貌是感到非常驕傲的。所以當主流媒體視亞洲新灣區爲現代性的都市美學時，即便僅是一路（凱旋四路）之隔，前鎮草衙的人既抗拒這樣的美感形式，又試圖與之相互區別。若從他們的視角看，可以看到前鎮河形塑的空間感，前鎮草衙聚落原隨著前鎮河彎彎曲曲而蓋，所以有迷宮似的道路產生，市政府截彎取直後，也改變原來的生活樣貌，前鎮河的考察議題也非常重要。

第三是落腳前草的三代日常與地方感，第一代爲1960至1980年代年幼或青年時爲了生存從農村到前草，從事前鎮加工區、拆船業、木業及延伸生活產業之相關工作，目前年齡60到80歲左右，他們一輩子的生活空間就是在工作與住家之間的近距離移動，有的人甚至沒到過前鎮河，人際網路

在工作與故鄉之間。有趣的是，因1990年代的社區營造風潮形成新的社區依附情感，這代人目前是社區工作的中堅人物。第二代為1980至1990年代於前草出生，目前40多歲，他們對前鎮河有很深的情感，但成長後面對著因氣爆等工安意外頻傳，違建、治安、水災等問題，而感覺前鎮被汙名化了。我本身也是前鎮人，小時候也感覺有點不好意思。這代人面臨要北漂還是移往更市區的抉擇，我們接觸的感受是他們一般懷抱某種憤怒，參與公共事務想翻轉此地，但又常表示無奈，常跟我們團隊說「無效啦！」他們不像第一代那樣懷抱願景，我們很想串起第一、二代，為地方工作培養更厚實的力量。第三代為1990年代以後於前草出生，目前10至20多歲，有單親和隔代教養的問題，生活空間往返學校、課後照輔機構與住家之間，多屬學生群，不屬於前草商品經濟體系的一環，但生活在此一經濟體系建構出來的景觀裡的人；他們夢想不敢太大。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工廠設立在此，工作但不居住於此的人，包括我們尚未盤點的新住民。

第四是社區對大學的態度。社區開心看到大學生在社區走動，卻迫切希望大學能協助解決「里長業務」（公共設施改善），比如說可不可以幫我們把遊民趕出去、可不可以幫我們清水溝，當大學端沒有做到時就會不爽，居民會直白地表達他們的失落與質疑。西灣學院進入之後，目標是共構前草的地方感與願景，透過深度挖掘前草日常生活積累的地方文化，將其知識化、可視化，創新勞動價值。其實我們團隊對勞動價值論述是不一致的，但這蠻好玩的，對我來說重要的是面對新時代重新討論勞動的價值何在，而不是去詮釋勞動的價值。因為要重新思考勞動價值，因此以複合式思考連結未來的「工（work）、夫（people）、活（life）」，連接日本的地方創生議題，終極目標是建構前草生活與文化的支持性網絡，亦即將原本不被主流價值視為正確、美觀，但對當地居民而言引以為傲或有情感依附的日常事物，重新打亮，挑戰「抹去人味」的現代性都市美學，因為地方感有賴「積累」而非「生產」。

奠基於過去前草團隊挖掘地方故事與轉譯的基礎，本研究以劇場作為實踐的方法。都市即劇場，戲劇亦與都市發展息息相關，可以用來述說人與空間、人與地方的關係。簡·哈威（Jen Harvie 2018: 39）所言：「戲劇

長期以來都在講述人們與地方的關係，包括他們身處何處、這些地方的意義，以及兩者能促進什麼關係。〔…〕只要長期觀察戲劇中城市再現的變化，我們就能更加理解城市是如何改變，以及對在城市裡居住與工作的人們而言，這些改變究竟有什麼意義。」從劇場實踐製造都市意義，包括三個層次：「戲劇文本」、「物質條件」、「展演實踐」，由此我們才能檢討《十月銀座街》的意義與效應。《十月銀座街》為2020年10月24、25日前草創創生活節中演出之環境劇場，演出時間約50分鐘，演出地點為前鎮銀座街，劇本主軸為前草三代對生存、生活與勞動的思索。從2019年12月到2020年10月籌備，2020年7月到10月為排練時間。

首先，「戲劇文本」主要為三代間對於不同時空課題的提問，比如第一代的秋紋與水艷，想起過去：「那時候我們來到這裡，工作隨便挑，工廠、百貨每天都在請人。我們有工作、有薪水、有未來……妳看，連我這種野性的，居然也可以站櫃，換成現在哦……」、「一輩子最自由的，不就是那時候？」第二代的高雄與淑卿說出：「但是，努力和熱情是不能改變現實的。」第三代的肉角與芝米仔則認為：「我這輩子還想看到沒有人存在的自然，沒有人造痕跡的地球是什麼樣子」、「我要把阿嬤、爸爸和媽媽，還有肉角、虎神所有的大家都搬到太空上。我要把銀座街搬去太空！」三代間不同的世代語言，與整個環境、家庭期待與社會希望拉扯。

第二，「物質條件」方面，有表演場所，銀座街原為百貨商店街，現在為居民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此劇的演出空間也是排練空間；經費補助有「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補助案《互助共好類》「翻轉新草衙」計畫、衛武營「高雄雄厲害」演出創意計畫第一期「《銀座碼頭》前草銀座街點亮計畫」；觀眾有在地居民、興仁國中學生親友、工作團隊親友、中山大學學生；工作者有愛慕劇團、中山大學品創基地；舞臺設計用燈光設計打亮原來的樣子，聲音來自街道四面八方。

第三，「展演實踐」離開制式劇場建築，在進入銀座街的衝突、協商過程中，慢慢積累成新的親密感、信任感，形成新的演出製作團隊與支持網路；演員穿梭於觀眾之間，或出入實際營業的商店；在地居民提供後援、一

起謝幕；觀眾不只是參與者，也是戲中的登場人物，是另類漫遊者，與演員、在地居民一起成為銀座街都市空間的共同作者。藉由環境劇場重新生產現場與表演場所，以演員遊走於虛實場景之中，呈現當地常民日常生活的各層面，並利用劇場與節慶相似的「特殊感」、「陌異化」，引導人們沉浸、體驗前草的「地方感」，從而重新關注、掌握在地生活與文化的脈絡與網絡，唯有如此奠基，才能進一步省思其維持或發展的必要性。

但戲劇介入社區的嘗試仍需檢討以下課題，第一是「勞動」展演與議題上的侷限，即這地方有更多值得開採的故事，勞動確實是這地方的特色之一，然而還有更多具有歷史感、地方感、生活感的面向亦值得繼續深掘；第二，觀眾因無法看到全景而放棄或用「手機」，這種藉由「機器」作為媒介的觀賞，失去環境劇場本意。再者，很多人還是會懷疑我們的地方感在哪裡？因此我們希望以戲劇的形式，使銀座街在不同空間流動，後續展演有銀座街蚊子戲院、圖書館與文學館讀劇等，能讓這些挖掘出來的文本流通、循環，嘗試各式演出場所、形式、媒材的各種可能，重新思索「前草地方感」的意義。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Harvie, Jen (簡·哈葳)，耿一偉 (Keng, Yi-Wei) 譯。2018。《劇場與城市》*Juchang yu chengshi [Theatre and the City]*。臺北 (Taipei)：書林 (Bookman)。

Lévi-Strauss, Claude (李維·史特勞斯)，李幼蒸 (Li, You-Zhen) 譯。1989。《野性的思維》*Yexing de siwei [La Pensee Sauvage]*。臺北 (Taipei)：聯經 (Linkingbooks)。

Nora, Pierre (皮耶·諾哈) 編，戴麗娟 (Dai, Li-Jyuan) 譯。2012。《記憶所繫之處》*Jiyi suoji zhichu [Les Lieux. de memoire]*。臺北 (Taipei)：行人 (flâneur culture Lab)。

二、外文書目

Baker, Ted, and Reed E. Nelson.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3): 329-366.